

討 論 Discussion

哲學概念的中譯問題： 以法國哲學家暨漢學家朱利安教授 所提出的哲學概念為例

卓 立 (Esther Lin) *

一、導言

翻譯朱利安 (François Jullien) 教授的大作中所感受到的中法哲學語言或哲學概念之間的翻譯問題，我試圖在中文裡打開了一些可能，使其有更寬廣的包容力。

用約定俗成的中文語彙翻譯哲學概念的時候，要非常謹慎。譬如，把 “l’opposé coopère” 譯成 “相反相成”，乍看之下太好了，能在中國既有的成語當中找到一個對應語彙；可是，根據朱利安教授的解釋，這個源自赫拉克利特 (Héraclite) 的概念，表示相反的兩方的合作關係，

* 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 (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, Collège de France)
圖書館編目組及期刊部主任

例如兩人拿著一把鋸子一起鋸一根樹幹或一大塊木頭的時候，他們各據兩端，他們必須合作，才能達成任務。所以譯成：“相反的事物合作”，這就跟“相反相成”之含義不同。

翻譯《間距與之間》（*L'écart et l'entre*, Galilée, 2012）這篇相當長的就職演講，我跟朱教授討論之後，決定在我認為有必要的時候，以及原文中以特殊方式顯示的字詞（如，雙引號和斜體字），都以雙括號加上原文；因此，這篇中文譯稿可以看作類似法中雙語譯作。此外，有必要之處也加上注解，讓中文讀者更能把握作者的哲學思辨之路。前面的解決辦法是貼近“翻譯者”身份，而後面的辦法則是扮演“詮釋者”角色。這兩者能取得平衡的話，譯作就會接近佳作。

容我引用一段朱教授《間距與之間》裡面一段有關翻譯的話。

事實上，翻譯如果不是在原文與譯文兩種語言之間打開製造“之間”的話，它是什麼呢？譯者既不停在此方也不留在彼方，他不再停留於任何一種語言裡。即使他在兩種語言之間搖擺不定，他也不能依賴某一種超語言或者第三方語言（une méta - ou troisième langue），而越過前面那兩種語言的差異去達成和解。他無法這麼做，乃是因為猶如沒有世界之外、超世界或後世界（au-delà du monde, de méta- ou d'arrière monde），語言同樣也沒有之外、超語言或後語言。譯者的本性是盡其可能地保持“挺立”（«tenir»）在語言之間間隙（brèche）上面，譯者是這種使語言互相讓位給對方的謙虛英雄，他冒著很大的風險但是很有耐心，自此之後他不再定位於任何一方；只有付上這樣的代價，譯者才可能讓語言流通（laisser passer）。

這是為什麼對我而言，翻譯就是同時進行同化與異化（assimiler et désassimiler），以便讓他者通過同化與異化“之間”。這正如

我前面說到的去範疇化和再範疇化。翻譯當然要同化：必須尋找兩種語言裡對應的表達方式。但是翻譯也要異化：要讓人聽見在另一種語言裡那些抵抗翻譯語言的成分。我認為，一篇文本要做到能讓人看出原文與譯文之間的間距或距離（*écart ou distance*），才算是譯得好。因為間距、距離使翻譯語言思考、重新熔鑄、開始打開皺褶或者至少開始重新思考自身。當然，翻譯語言不再有它一切的習慣用語和適當的表達方式，這種翻譯也許看起來不再如人們所說的流利、雅緻、“自然”。但是，只有付出這樣的代價，一種語言的可能才能默默地在另一種語言裡前行，用另一種語言打開這一種語言，因此逐漸地抵達可理解的共同之處（*commun de l'intelligible*）。我們還思考，翻譯還得讓人聽到從此到彼——沉默的兩者之間——的秘密過程裡的某種東西；而不是一開始就顯得像翻譯的平凡結果，如人們所說的“抵達了 / 完成了”（*aboutie*），只屬於一方（*d'un côté*）¹。停止‘翻譯即背叛’（*traduction-trahison*）這種太容易的哀嘆吧，因為從偽完成（*pseudo-aboutissement*）的角度，肯定會產生‘翻譯即背叛’。

——《間距與之間》，五：2

身為譯者，我就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，戰戰兢兢的，覺得有必要的時候，還會修正已做好的譯文。

¹ 譯文的一方。

二、幾個概念詞彙

我現在就幾個概念詞彙的法中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過程，向各位談一談我的譯者經驗，拋磚引玉。

朱教授演講開頭引用了柏羅丁（Plotin）《九章集》：“取消他者性，這將是模糊的單一和沉默。”（«Supprime l'altérité, ce sera l'un indistinct et le silence.»）沒有他者，只剩下‘自己’，所以是單一的；沒有他者的面對面地對照，這樣的單一是模糊的，因為沒有其他的事物可以比照而凸出。我們可以想像，其後果就是沉默。這種沉默挺無聊的，由於沒有他者，只有自我，孤獨一人，而且模模糊糊的，不知道自己具有什麼特色。沒有他者，自我一人就沒有對談的對方，所以沉寂得不得了。這就是取消他者性的後果，多麼可怕呀！

我開始翻譯的時候，沒搞清楚這句引文裡的“l'un indistinct”，還以為打錯字了，可能是“l'indistinct et le silence”，這樣讀起來順暢多了！向作者詢問之後，確定是“l'un indistinct et le silence”，才理解了柏羅丁的意思。

間距（écart）

法文“écart”這個字，在中文裡除了“間距”之外，可以用“差距”、“距離”、“相差”等等來翻譯。諸如，貧富之間的“差距”，保羅和約翰的數學程度“相差”很遠，那一條鄉下大道上的梧桐樹之間的“間距”很規律。“間距”通常用來翻譯法文的“espacement”，這個法文字表示兩個事物之間的距離，譬如，一篇文章裡行與行的間距，字和標點符號的間距，等等的。我採用“間距”來翻譯“écart”，因為“間距”既讓人看到“距離”，也讓人察覺“之間”。各位聽到朱教授

所提出的“之間”概念來自“間距”概念，因此，翻譯“*écart*”，“間距”確實比其他的可能還合適。

之間 (entre)

我剛剛說過：“譯者的本性是盡其可能地保持‘挺立’（«tenir»）在語言之間的間隙（brèche）上面”；在“entre”與“之間”的“間隙”上面，我的確徘徊了很久。在這篇演講裡，“brèche”這個法文字形容人好像在刮鬚刀的刀鋒上面，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那般地戰戰兢兢。我因為朱教授解釋“間”的字源：“兩扇門之間有月光穿透”，所以把該法文字譯成“間”；隨著上下文有時候譯作“之間”。我認為，既然“間”已經被朱利安教授做成一個哲學概念，可以在中文裡打開這個可能。此外，在行文當中，“間”唸起來的確比“之間”有力；譬如，“在中國與歐洲思想間的‘間’”，聽起來會比“在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‘之間’”簡潔有力。“entre”是一個介繫詞，就是中文的“在什麼與什麼之間”。我的確在“間”與“之間”兩者之間考慮了一段時間。最近我跟朱教授討論這個字的中文譯詞，他認為“之間”比較好，因為可與“間距”對稱。

有關“之間”，我還想引用一句話：“同樣一個短短的之間（dia），猶如一個環，構成了間談（dia-logue），間統（dia-stème），間辯法（dia-lectique）。”朱教授在這短短一句話裡提出了三個很重要的哲學概念。

間統 (dia-stème)

斯多葛派人士非常含蓄的“間統”（«dia-stème»），這與他們有名的“系統”（«système»）是成雙入對的，後者在哲學裡經常被人討論而聲名大噪，而前者呢？“間統”就如人們所說的間談（dia-logue）。間統不是通過同意和互補（accord et complémentarité），像曾經太得意而現在死去的‘系統’所做的，而是相反地通過間距在眾項／元素（les

éléments) 之間打開之間，使它們彼此之間有張力而“支撐”(«tenir») 關係。

這是一個新詞，是通過“之間”撐起關係；這跟“系統”不一樣，系統是通過同意聯繫而聯合在一起的。

間談 (dia-logue)

這個字中文流行的譯詞是“對話”，有時候是“對談”，“相談”；然而，按照希臘文的原意，它表示“之間”“談話”；因此譯作“間談”。這是朱利安教授強調的哲學概念。

間辯法 (dia-lectique)

一般譯作辯證法或辨證論；但是，希臘原文的 dia-lectique 表示“間”“言說術”；此處譯作“間辯法”。習於辯證法或辨證論的華人或許不知道該字意謂“在‘之間’進行的言說藝術”。

有關“之間”，我們再來看看幾句引文。

當我在這兩種思想之間安排‘面對面’的時候，我就在它們之間打開 - 提倡 - 產生之間 (j’ouvre-promeus-produis de l’entre entre ces pensées)。

——《間距與之間》，五：“之間作為工具”開頭之處

我就在它們之間打開—提倡—產生之間 (j’ouvre-promeus-produis de l’entre entre ces pensées)，在這一句裡，我順著法文原文把三個動詞連著說，同時保留原文字面形式，就是動詞之間的連線。

我將把自己定位在這個之間的“無處”(«nulle part» de l’entre)，也就是說，定位在這個“非處”(l’«a-topie») 那種沒有位子的“之間”裡。在這個從來不被隔離的，不具有任何特質

的，沒有本質也沒有特性的“之間”裡，然而就是經由“之間”而起“作用”（«fonctionnel»），如中文所說的，“用，通”（«communicationnel»），因而操作起來。

我承認這種立場不穩定（*position bancale*），好似被迫一脚踩著另一腳地跳舞，因為一會兒順著這一種思想而一會兒順著那一種思想，以便使它們面對面地互相反思，如是，不讓它們任何一方穩定下來。不過，如果我們從側面捕捉並注視——好比在中歐思想“之間”——那些從正面（直接）看不到的經驗，那些因此沉積在我們的未思裡，這種蟹行或側行（*cette marche de crabe ou de biaux*）難道不是唯一的可行之道嗎？“非處”（«A-topos»），所以“無處”（«nulle part»），哪兒都不是（*en aucun lieu*）。柏拉圖的論著裡經常用這個詞形容蘇格拉底。可是翻譯柏拉圖的人通常把該詞譯成“奇怪”（«étrange»），“怪異”（«bizarre»）。蘇格拉底的蠅形頭看起來可能“怪異”。然而蘇格拉底並不“怪異”，這個形容詞只平平凡凡地喚起人們的心理作用，因為這是容易做的。蘇格拉底身處“之間”——譬如，在詭辯家與道德家之間——他確實“無處”可安身，不屬於任何一邊，任何一方。這點使人百思不解，因為無法把他安放在某個地方。這是為什麼人們不久之後就覺得蘇格拉底叫人尷尬，由於他們不知道把他放在哪兒，他是一個非處之人；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最後逼他喝下毒芹藥。

“非處”（l'«a-topie»），也是在中文裡打開的一種可能，猶如我們用“非典型”翻譯“atypique”，相對於“典型”，“typique”。

他者性 (altérité)

有人譯作“相異性”，也有人譯成“異質性”。這個詞衍生自“他者” (autre)，與朱教授討論之後，敲定用“他者性”翻譯“altérité”。

三、《間距與之間》幾個段落例子

1 / 思想若是挖掘的 (forant)，文化便顯為條紋 (sillons)；思想若是醞釀的 (faisant germer)，文化則顯為礦脈富源 (filons)。我們觀察到，希臘哲思並不比中國哲思更“真” («vraie»)，或者更不真。然而，在它們之間開鑿間距，它們兩者就給我們提供了很多‘捕捉’ (prises) 或說 (合理的) 網絡 (filets)，以便思考在經驗上可溝通的共同之處 (un commun communicable)——這些“捕捉” («prises») 通過‘面對面’ (vis-à-vis) 凸顯出來而彼此有別 (se rehaussent, se détachent)。

‘捕捉’ (prises)，之前譯作‘掌握’，但是‘掌握’表示 ‘maîtrise/maîtriser’，而 ‘prises’ 指‘捕捉(到)／抓到’。我徘徊了一段時間才決定用‘捕捉’；這也是和作者討論之後所做的選擇。

2 / 問題是，面對他的前輩，新的哲學家能操作什麼間距，以便開闢‘觸及未思’的新途徑 (pour ouvrir un nouvel accès à l’impensé) 呢？我甚至會說，要衡量一種哲思的精深廣大，必須考察該哲思是否成功地打開間距，以便攤開可思的領域並且重新塑造之；或者說，以便藉由與已建立的思維保持距離而探索其他的

思想資源，即那些尚未被開發的或者已被遺棄而荒廢了的思想資源。

‘觸及未思’的新途徑（pour ouvrir un nouvel accès à l’impensé），為了中文句子的可讀性，譯者在觸及未思前後加上單引號，而那是原文裡沒有的。我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採取這樣的做法，為了讓中文讀者沒有閱讀的困擾。

3 / 請大家明白我的意思：當我說“中國思想”的時候，我並沒有假設它有任何認同，也沒有假設它在原則上有任何本質（nul essentialisme de principe）——這一點，我需要重複說嗎？——，我只是指以中文表述的、形成的思維。即使在這點上，我絕不假設‘語言決定思維’，而是因為語言本身也是——或者說它首先就是——資源（ressource）。《聖經》中的巴別塔（Babel）不是詛咒，而是人類思想上的好運（chance）。就這麼說吧，柏拉圖探索開採希臘文的孕育力，他首先就從“存有”（«être»）這個動詞著手，這個“一切詞語當中最小的”但也因它的生產力而是最大的——，中文卻沒有這個字。希臘文（也是我們歐洲語言）的資源是：通過性、數、格變化及其組成的模態，希臘文的形態與句法結構，使人每一次都在一個案例體系裡作出選取；之後，它使人在思維裡管理並且建構，它因此能（a pu）——也懂得（su）——發展出假設演繹的結構。中文語言思維（la langue-pensée chinoise）的資源，我們通過在中文與歐洲語言之間所打開的間距而分析得出如後：中文既沒有詞尾變化也沒有性、數、格變化，所以它幾乎不建構，而是使相關性（corrélacion）發揮作用，強調肇因之中（非常有名的陰陽）兩極的互動關係。同樣的，中文也沒有動詞變化，因此很自在

地讓人聽見，事物沉默地進行著的不確定之過程，那就是“道”。每一種語言有它自己可捕捉的又有效益的作用。

我絕不假設‘語言決定思維’，此處的單引號情形跟上文的‘觸及未思’一樣。

中文語言思維（la langue-pensée chinoise）的資源，如果此處只有“la langue chinoise”，就譯作“中文／漢語”；要是只有“la pensée chinoise”，就譯成“中國思想”。既然朱教授主張“說即思”，“語言就是思維”，他的發明“la langue-pensée chinoise”，讓我在中文裡打開一種可能，即“中文語言思維”。

4 / 本體論捕捉不到之間，因為本體論之本性，就是有關存有的論述，乃關照實體事物，或者像大家說的，那些“存有”（étants）的事物，並且賦予它們屬性（assigner des propriétés）。是故，我們可以通過探究之間的思想在西方的命運（destin），或說非命運（non-destin），追尋為什麼本體論發展的存有思想，由於無法立足於“之間”，因而追求對“之外”（l’«au-delà»）的認知；這個“之外”也被理解為“之上”（«au-dessus», méta），也就是說“物理之上 / 形而上”（méta-physique）²。該思想只能在這種超越當中找到出路。簡而言之，人們因為無法給予不具本性的之間實質，所以才能——才必須——想到“之外”及其對高度的嚮往（即對“之上”的嚮往）：不再是希臘文所說的“之間”（metaxu），而是“之上”（meta）。

² 希臘原文的 méta-physique 立論於本體論，指物理之外的，也可指物理之上的。由於希臘人不接受無法定義的事物，如不具本性的“之間”，他們乃往上追求超越物理的“之上／之外”，méta-physique。

作者在這一段裡對歐洲哲學為何追求“之上”，“形而上”，提出精闢看法。我試著在中文裡打開可能的譯法。如，“étants”中譯成“存有”的事物，這個法文字來自作為動詞的“être”的現在分詞，然後用作名詞，再加上複數。

5 / 如此，使之間發揮作用 (en faisant travailler des écarts) ，就如我在我的工地上使遠東與歐洲思想之間產生作用，我並不假設它們有一個共同框架——即把相同的和不同的整理羅列的框架——而進行“比較” («comparer») ；我因此給了自己一種思想上的域外地位 (un statut d'extra-territorialité) ，而得以幸運地跨越了一種語言及一個歷史——簡而言之，即跨越了一切的地方性 (toute localité) 。通過每一個被視察到的間距本身 (par lui-même) 所造成的這種“使之面對面” (cette mise en regard) ，通過這種‘退幾步’ (recul) ，我只用了這個裝備就打開了一個互相照映 (réfléxivité) 的空間——先依照該字的本義“反射、照映” (réflexion) ，然後才用它的引申義“反思”——，思想便於其間有距離地 (並且藉由距離) 發現對方，彼此端視。間距因此通過‘造成張力’來引人深思。

這一段有幾個可以討論的地方，譬如，“使之間發揮作用 (en faisant travailler des écarts) ”：法文“travailler”表示“工作，加工等等”；“faire travailler des écarts”，使間距彼此琢磨而產生功效。

“通過這種‘退幾步’ (recul) ”，我用單引號把“退幾步”凸顯出來，不僅忠實於原文，也能讓人聯想到“退幾步則海闊天空”。

“一個互相照映 (réfléxivité) 的空間”，就如作者接著解釋的，此處有兩層含義，而且兩種意義都發揮作用：互相照映，互相反思。

‘造成張力’（*mise en tension / mettre en tension*）。當我們使紅色與綠色面對面，我們就因此在它們之間產生／造成張力，使兩種顏色更加凸出，使它們各自的特點更明顯。間距在兩者之間造成張力，並不是產生緊張關係，而是讓他們本身的特質更為凸出，更容易被人注意到；因此能讓對方也讓自己深思。

結語

其實，翻譯工作當中可以拿出來討論的點很多，限於時間，我就野人獻曝，提出上面的問題。請諸位指教。